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二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孔繼峯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二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四年三月初一日浙江廵撫臣李衛謹

奏為奏明事竊臣奉

命赴浙路過丹陽縣地方有江蘇撫臣張楷帶領江鎮

道王璣恭請

聖安畢臣隨將

發下原摺交給并臣面奉

諭旨傳知遂商議海塘事務伊自知不應擅動鈔關贏餘銀兩畏罪悔過感懼不已應聽該撫自行

奏覆及抵杭州武林門有署將軍臣鄂容達帶領副都統并八旗各官同鹽臣謝賜履織造孫文成俱

恭請

聖安至臣在京前後面奉

諭旨現在次第遵行容俟確有見聞查實看定挨次

奏覆其奉

發跟隨年羹堯來浙之湍漢文武各官共有二起已遵

照

諭旨發給咨文令其彼此互解勒限進京業經起程彼

等到時投交吏兵二部據咨請

旨再為分別作何著落為此先行奏

聞謹

奏

覽奏俱悉張楷撫治江蘇光景如何

同日又

奏為覆奏事竊臣蒙

皇上面諭令臣便道由清江浦與河臣齊蘇勒將河工

情形議論大槩看伊如何回覆著臣到任後

奏明欽此臣於本年正月初八日至淮安府屬之皂

河適河臣齊蘇勒在朱家海堵塞决口因帶領淮

徐道張其仁來請

皇上聖安臣隨同至廟中問及河工近日情形據稱朱家海決口前已合龍雖復開少許不日可以告竣等語臣復問此番決口黄河全勢俱由朱家海歸洪澤湖當慮沙淤墊高湖底以為後患據稱勤淤懶沙不能遠去都到不得那裏其洪澤湖上流仍有三處小湖相連沙淤俱就近處住下了將窪地墊高竟可以添設州縣增益錢糧等語臣又問此三處小湖既與洪澤相連又在上流乃大湖支派

受水分洩之淵藪也若已墊高將來洪澤蓄水漸少且由近及遠再遇水發勢必盈科而進仍填洪澤湖高堰更險為之奈何如果沙淤可以添設州縣廣益財賦恐前人久已放水墊平無俟於今也尚該留蓄水之處為是伊答云别無善法總之時加防範以期不至開決臣又問各處險工埽壩料物必須蘆葦今葦蕩營裁汰已三四年却被鹽商假借民墾名色暗中分肥蘆葦漸次缺少一遇險

工雖保無虞況目下各工俱用秫稭豆秧麥穰等類入水數月即朽爛不堅何以禦汛不惟虛費錢糧且搬運馱載勞民妨農苦不堪言將何以處之據稱此係前任趙世顯因葦蕩營有弊故爾裁去如今料物果難辦理如今要復葦蕩營雖是目下買用秫稭等物發價亦甚公道等語臣又問治河之法還是借河水急湍之勢以濬洩下流疏通海口為要抑或專顧衝決以堅牢工程為主據稱海

口亦是要緊的我曾親看過從前甚淺我去年將清口打壩攔住留的口子甚窄令其敵住黃水並借清黃二水之勢將清江迤東河底衝深目今海口亦深無底因打此壩曾蒙
皇上賞我翎子等語據此一段若果如所言實與治河之法相符　臣又問每逢夏秋二汛防河如同迎敵不知各汛文武官中何員可以為將才善知水利者曾得幾人伊云實未多得難以指出等語　臣又

閘先言朱家海決口不日合龍之說定於何日可以告成伊云十五前後臣說目下止宜保住兩邊壩頭為主立春後再過一九地凌方開其色青下面帶有黄泥較水面之凌更甚此凌一出隨帶有積凌水同下三五日後方得水平凌盡乃可以施人力早則河無故道水不東行陸地豈能走凌壩埽恐難支持必至正月二十閘合龍未遲伊云甚是遂向淮徐道張其仁云我自到河工惟憑己見

並無人講究及此復面加過譽數句臣見天晚隨拜別就道再臣探得河臣齊蘇勒操守學問甚優洵屬公當之評辦事不避勤苦居心極欲求好但治理黃河之處未得其要更無好官相輔又兼自負過高不能納言為慮耳所有臣與河臣議論河工大概緣由據實奏聞謹奏

既無好官相輔惟憑一己機杼何怪自負且即欲聞超卓之論令伊從諫納言他人若東必設身處地體諒一番方能悉其底裏也

汝有所知可以裨益河工輔助齊蘇勒之人乎具奏以
聞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臣因修築海塘一事面奉
諭旨祗領欽遵於正月十七日經過丹陽縣地方路遇
江蘇撫臣張楷已將海塘緣由備悉商酌所需工
料應令何順備出聽候該撫酌行臣抵任後即傳

何順到條將所奏

諭旨宣述欽遵茲據何順呈稱順蒙

皇上天恩發交海塘效力矢竭涓埃贖罪萬一查浙省

塘工原

題需銀十一萬三千餘兩奉

旨令何順與高泓承認辦理嗣奉

恩諭著巡撫遴委幹員動夫司庫錢糧立限堅築所動

錢糧何順等各按所認工程照數補庫欽此前任撫

院隨委員分修其應需銀兩高泓因有虧空未完

所認無幾何順感激

聖恩不敢推諉隨即一併認捐已交過銀十萬一千三

百有餘實未交銀一萬二千兩現在措交茲因江

南塘工應新添釘樁另需銀七萬餘兩江浙海塘

均關民生何順敢不仰體

天心竭力措幫所有一切房產等項斷不敢絲毫欺隐

自懼重譴但樁木需用孔亟而房產難於一時變

售懇請照原奉

恩諭先動司庫錢糧以濟工需容俟何順上緊變售隨

得隨交等情呈請

奏覆前來臣再三追究堅稱實無現銀恐誤工程請

照浙省之例先動庫帑委官及時修砌伊情願儘

其所有產業變還江蘇藩庫但臣未知何順家道

果否實情不敢虛擬諒彼既認捐足江省海塘所

需七萬餘兩之工料自不敢抗欠除移咨江蘇撫

臣張楷乘時興工修築外謹將何順承認借帑補

還緣由繕摺

奏明可否

恩准請

旨遵行謹

奏

何順儻至不能賠還庫項自有應得之罪何論其家道

果否殷實也未有因彼力之或能或不能而遲誤要工

之理照所呈請發帑興修一面援旨咨部存案

同日又

奏為敬陳浙省吏治大概先為奏

聞事竊臣自抵任以來看海塘查鹽務辦理

欽部積案諸務紛集故於地方利弊應行分別酌量之

處尚未盡得其詳不敢妄陳但有通省習沿成害

之錮弊數端不得不急為

奏明料理者如揑造奏銷勒令新任官接受虧空凡

遇公事攤派各屬以及徵漕那補南米復那條丁買墊白糧互相牽扯頭緒不清其中亦有不得不行那墊之隱更因變改舊規致成弊竇又經前撫臣法海諸事不按繩墨任意紛更壓勒屬員代賠民欠以致府縣多有被苦累者至於民刁健訟抉官抗糧強竊盜案既多而假命假盜又不一而足誠如

皇上洞鑒果屬難治且吏治廢弛諸事掣肘現在各官

雖未深悉其賢否然無甚長才特出之員其平庸不稱地方者頗多而敢於奇貪異酷者亦少此等闒茸更難即為改正容臣因時設法次第調劑不敢少懈亦不敢過急惟目下各府縣包容之虧空不可勝數其實在民欠已經奏銷報完者上司不便行催遂被姦民挾制不完自康熙五十七年積累至今若非徹底查出據實題明分限追補則永無完結之日又有已經奏銷叅

出未完民欠除雍正三年分錢糧尚未奏銷外自

康熙五十四年起至雍正二年約算各屬未完地

丁銀共一百二十四萬三千五百餘兩現在十年

竝徵臣再四思維以上兩項錢糧已經釀成無底

虧空清楚非易若不破格整頓細籌變通之法將

來積欠愈深年復一年終無底止不但民力萬不

能兼辦而各官考成益重恐致法令難行愈長違

玩之風然臣以到任未久未敢冒昧入

告為此先將大概情形繕摺奏
聞可否
允臣因時變通方敢分晰具
題遵照辦理或可使數年積弊得以漸清庶吏治亦
稍有裨益矣謹
奏
如何因時變通作何設法調劑須先摺奏以聞不可率
然具題

同日又

奏爲奏

聞事竊臣未到浙任之前工部咨行令閩浙兩省各造

大小趕繒船五隻舢板船十隻駕送天津隨有

欽差監造侍衛蔡勇過浙曾與前署撫臣傅敏商議戰

船需用木植物料俱産閩省採辦甚易浙省辦料

艱難且兩省往返監造未便若并在閩省成造可

早兩月完工未經定議蔡勇即往閩省臣到任後

據布政使佟吉圖具詳前情又稱大小趕繒船式丈尺各省不同此項船隻駕逆天津涉歷大洋若照浙省丈尺成造恐洋面有廣狹不同是否利便駕駛難以懸擬浙閩同一

欽差監造必面請議定式樣丈尺成造方能畫一如式等語臣查浙省

欽差現在閩省料理未能分身來浙自應委員齎銀赴閩就近商確製造既便於採辦物料而匠作式樣

又可畫一早得完工且可同閩省船隻一起駕運出洋往津甚屬妥便但閩洋船所需大樟木作龍骨用者産於浙地近海之温州府境内倘閩省修船少此一項亦令委去之員代為就近買運由海發閩較浙省更近臣現在已委杭捕同知黄金鍾温州府同知楊吉祥等領銀往閩同
欽差面商指示價造外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籌酌甚屬合宜似此始可謂盡心辦事也

雍正四年三月十五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查吏部議覆雍正元年三月初六日

硃批上諭各省督撫衙門幕賓設立功過勸懲仰見

聖明睿鑒洞悉隱微又查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二日禮

部侍郎三泰條奏督撫以下幕佐不許延請本省

之人經部議覆禁止奉

旨依議各欽遵在案臣前任雲南藩司時原有幕賓曾

智已於本年正月分選授嚴州府經歷今臣謬蒙

皇恩授以浙江巡撫事繁民刁刑名錢穀積牘滿案實

非一手一足所能辦者臣歲内在京時曾倩有刑

部辦稿貼寫魯錦雖原係浙江久經寄籍順天故

鄉竝無家業然止熟記律例不諳外省事宜僅足

以備考究成案之用因無可如何將臣

奏帶郎中朱倫瀚闗防署中與臣查對新舊檔案指
授外官政務相幫辦理雖晝夜無暇甚屬盡心但
係現任職官終非幕賓不得不急為訪求因屢向
江南鄰省延訪實難其人適據藩司佟吉圖便中
言及有原任浙閩總督滿保任内所用舉人潘兆
新幕才頗好臣因此查訪其行徑在滿保幕中數
年浙江亦屬統轄無私跡物議但係浙江人若不
據實

奏明不敢擅用可否准臣留其查對辦理瑣屑案件
總不過稍分簿書之勞臣始終不敢假手於人再
將伊本府之事概不與聞仰候
聖恩允准方敢遵行為此謹
奏
所請可行其人如果端方妥確何必拘定省分或慮物
議援旨咨明該部
同日又

奏竊臣遵查原任直督李維鈞貪贓寄藏情弊已經漸有蹤跡其彰明較著者果然只有墳田老僕而遮飾掩蔽之物甚巨查維鈞長子李蔓先由伊父任所携貲回籍因不幫其伯父李陳常之子李宗仁當差彼此參商李蔓移居桐鄉縣妻父汪森之家即巡視臺灣御史汪繼燝之嗣父也汪森無自出之子愛女甚切故李蔓之依託妻父最親代置產業多在嘉興府東門外市宅樓房數處李蔓現

住大房一所在嘉興縣王店鎮往來岳家忽隱忽
現其大總貲財寄頓之處大半在江南姑蘇伊姻
親戶部侍郎吳士玉名下影射其餘盡在浙江嘉
興府屬伊親家江南學院俞兆晟處以上三家皆
維鈞平素相好深信故爾寄託此係李陳常之子

李宗仁等逢人說出者從前尚欲首告維鈞初未
李維鈞央浼年羹堯將其姪李宗仁不法惡跡奏陳於
之懼後因己事亦敗恐被做破故暗中傾助伊姪
朕因有罰修海塘之諭也世間竟有此等如鬼如魃之
修築江南海塘近方調和暫息竊思李維鈞罪大

人殊屬可笑爾意須如何方不致令其漏網
惡極貪婪昭著種種欺蔽似難聽其漏脫若派大
差庶屬不枉倘再推諉隱匿即嚴究伊子李蔓未
有不得實情者所有臣查訪大概情形先為繕摺
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論其寄頓之巧誠可謂狡兎三窟矣如此居心安能昌

盛今伊應賠各項纍纍將來勢必歸至本省在爾處結案也

雍正四年三月十七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欽奉

上諭事雍正四年三月十六日接准吏部咨雍正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奏事雙全傳

旨謝賜履奏稱患病乞休著伊來京陛見其兩浙鹽務交與巡撫李衛暫行辦理欽此到臣聞

命之下仰見
皇上聖恩不以臣為不肖故以財賦重任著令兼理敢不殫力竭愚以冀仰副
聖明委任至意但思浙江一省事務繁多巡撫責任艱巨非別省可比久在
皇上洞鑒之中且兩浙鹽法煩冗商人疲玩料理非易竊恐愚臣一人之耳目心力倘或絀於兼顧貽誤本任事宜負罪非輕謹遵

旨暫行辦理外為此具摺懇請

皇上妥簡賢員專任其責庶幾兩無貽誤謹

奏

浙鹽一事前旨雖云暫辦朕意實欲爾久遠經理至不能兼顧時亦必爾舉保一人代替仍命總持其大綱也

雍正四年五月初十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春熟年景事竊查浙地本年正二月間雨澤甚多麥

禾菜子蠶豆俱皆茂盛正在收割而杭嘉湖三府
桑麻亦好雖春月天氣寒冷蠶事較每年稍遲然
不但無損且收成分數甚高正值採繭取絲之時
仰託
皇上福庇今歲上季收成可稱大有百姓歡呼樂業稻
苗亦旺浙東早禾業已種插暢茂而浙西一帶赴
期栽秧各處米價亦平近福建有差官在温州等
處買米亦與浙地無礙自應聽其買運以濟隣封

所有春禾蠶事成熟情形理合繕摺奏
聞謹
奏
覽雨澤麥禾繭絲各情形朕懷深慰況浙省米穀分濟
鄰封更為向所罕聞之事近因畿輔一帶積雨連綿正
爾焦思適閱此奏不覺憂喜各半
同日又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自抵任至今與藩司佟吉圖寧台道王一導等共事三月有餘欽遵臣在京面奉

諭旨細加驗試頗得其狀臣看佟吉圖待臣光景比待舊任撫臣大有不同從前受其侮慢者不一而足惟不敢藐視署撫臣傅敏然傅敏書生氣度古道襟懐亦未免墮其術中餘如李馥黃叔琳凡事皆仰體佟吉圖而行至法海則兩不見面背後彼此各對屬員罵不絕口是以甘國奎之揖稿皆出於

佟吉圖之手令待臣固屬有禮但其向來令上司
仰體之性未除臣初以為其人必有操守才幹故
爾驕人乃察其實皆假手吏役不但不留心辦事
而吏治皆在浮面處掩飾實未練達案件錯誤者
甚多操守亦平常雖未直開私門然收兌錢糧外
去加平連吏役雜項合每千十二兩之費飯食又
不在數內從未取出分文備公又有收捐一項除
報明羸餘公用外仍令委官加費入己至兵米折

價一宗亦有多收者而發給銅價各項錢糧除兵餉外俱有短平少給之處遇有公事不肯輕易到臣衙門商議而派差委署官員更多聽蠹胥滋弊其性情偏執而妄自尊大且未免見小近利口是心非果難共事但聞其正項錢糧不致虧少頗屬慎重此外則無一端可取臣尚可以節制駕馭之不過多費心力或者不致大誤地方若使自任封疆其縱情驕慢恐未相宜也再查寧台道王一導

此人乃滿員中難得之才可期上進何至如是允禩事將定定後再看其居心行事爾暫莫作棄想勸導試用以觀後效

其人表裏異致辦事與聲名均屬平常從前管理

海關加耗頗重及閘臣到任日近諒必知其根底

朕觀王一導尚屬可用容其自新細加體驗當推誠以

待之

遂將管關家人書役擇其劣聲尤甚者驅逐更換

邇來收稅頗屬公平不敢復蹈前轍然批行與彼

查審之事則有錯誤至張冠李戴者曾經臣看出

批明改正並未過為責備伊自覺無色屢次告病

細探其故非專為辦事多誤實因今歲秋冬例應

分修本省戰船數十隻恐致賠補之累臣因其近

能知改屢次包容待之以禮未肯遽准告病以上
二員臣驗試已確皆有實據尚無甚貪污之處似
應觀其後效何如臣謹據實覆
奏謹
奏
知道了
同日又
奏為恭繳

硃批覆奏事竊臣因會查湖口於本年四月二十二日
在浙江交界接到臣初次所奏原摺蒙
皇上逐件批回當於舟次跪領謹啓開讀
硃諭明切使臣遵循有據感激靡涯復於臣前代
奏江蘇撫臣等恭請
聖安一摺奉
硃批張楷撫治江蘇光景如何欽此臣於正月間過江
南初識撫臣張楷見其人居官平和人亦謹慎但

議論不甚開闊才識亦不髙超聞其聲名安静雖
所奏甚公朕經再四嚴加訓勵未知果肯遵承與否若
百姓謂其不再管閒事近於軟弱無甚不好之處臣
能改其平素得力處方足有為張楷非才不及也
愚以為江蘇地方民刁事繁素稱難治之區必才
優於政方能從容辦理若勉强支持難免手足拮
据以張楷之才似可於江西安徽之任勉供厥職
謹據實直陳
聖明自有洞鑒再臣覆
奏與齊蘇勒議論河工一摺奉

硃批汝有所知可以裨益河工輔助齊蘇勒之人乎具
奏以聞欽此臣平素所聞雖有稍知河務者但其操
守居心皆不敢保若以駕馭驅使僅録其才而不
取其人則容或有之如原任兵部堂主事齊睃甚
有才幹係滿洲人先為南河筆帖式十有餘年素
曾留心河工講究水性然性情執㧬而操守不足
其子清海係候補主事更屬招摇多事伊父之官
聲家道盡喪彼手現今齊睃年約六十以外聞得

曾蒙
皇上命大臣揀選在翻譯館行走如或可用伏乞
便中召來一見自悉
聖明令其引
見看伊目下矢論如何再為試用但其子清海則求嚴
禁不令隨往河工方免撓擾之虞嗣後臣當再加
留心訪求凡有所知不敢隱蔽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明縣署失盜事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夜間富陽縣衙署被賊從後墻挖洞進至書房隨手偷去腰帶荷包全副餘物尚未及取有該署縣業師何姓父子知覺喊呌被賊打傷其子何錫光倒地當時驚起家人守役齊行救護賊即逃遁追趕未獲其何錫光醫治不痊越至三日後殞命適臣曾查湖口回署聞知當即飛查續據原署縣務理事同

知東柏詳報前來臣查外省錮弊凡有衙署失事畏懼處分多有隱匿不報以致盜賊行劫官署較之行劫民間者反多漏網臣則何敢隱諱不行根究到底以長盜風除現在飭司委官勘驗强竊情形並嚴飭文武各屬勒限協拏務獲究擬統俟照例取具疎防職名另行

題參合先據實奏

聞謹

奏
好盜竊之案無論官署民間俱應如是嚴飭拏究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查原任河庫道潘尚智向因通同欺弊發覺經
總河臣齊蘇勒
題叅復咨會浙江將原籍烏程縣一應家産人口等
物逐一查明造册存案以憑着追當經原任撫臣

黄叔琳檄行該地方官確查造冊封貯迄今三載未准河臣咨催而浙省亦無着追今臣查閱舊案不勝駭異且臣深知潘尚智從前出身微賤居官卑污以營謀得任淮徐道職司河庫貪婪不堪委管捐納科斂外費分肥甚多及後穢跡敗露復貪緣張鵬翮賄買崔三改供漏網隨將經商典當財物盡行寄頓於蘇州揚州清江等處盈千累萬不可勝紀而原籍復經逐一查明房宅田產約價尚

值十萬有奇似此貪汚劣員未便聽其狡脫彼雖
年老尚有伊子候選知州潘世瓚現在獲押交該
地方官看守可否將尚智貪贓置買産業著落伊
子變價交貯司庫以備修築海塘不時之需非但
於地方有益而浙省人民亦皆心服而感激
皇恩於無涯矣為此具摺請
旨遵行謹
奏

潘尚智穢跡昭彰當如是處置以懲貪黷例應具題則
具疏題請若無庸再奏即行照案查追可也
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請
旨事竊惟浙江春收豐熟情形前經臣具摺奏
聞今五月正當插秧之際又得黃梅時雨十餘日晚禾
種插將畢因雨水略多間有蠶忙地方晚麥尚存
與直隸光景畧同
在田未刈者稍覺損耗惟富陽縣具報低窪之處

頗有被淹者臣隨委官勘騐撫恤令其補種禾苗

尚屬未晚其各處地方皆得霑足山田俱已栽種

而河水滿槽諒夏月不致有缺水灌漑之虞但聞已命

撥穀十萬石運往平糶矣

江右

福建年歲平常米價頗貴緣彼地山多田少米賤

之時人猶安靜若遇歲歉米貴即有無賴之輩出

海搶刼多事與浙省洋面聯界恐沿海地方不能

安靜自應休戚相關聽其通糶接濟民食但浙江

浙省戶口繁庶食米不充前經有諭係朕所深知者

戶口繁多本地所產米穀不足盡供食用是以商

販多向江西湖廣等處買米運浙湊食若遇此二省豐收米多儘可源源接濟倘或米少則浙省尚慮糧食不敷原無多餘可以協濟閩省不得不預為設備曾經屢荷

皇上聖明遠照念切民依頒降

諭旨令臣等就近商酌採買穀石以備積儲此誠足食惠民之至計經臣

題覆俟秋成再為酌量就近買備部議准行在案臣

查湖廣漢口地方向來聚米最多者皆由四川土饒人少產米有餘本地穀價甚賤故川民樂於出賣以助完糧用度之需而川江直抵湖廣水路盤運甚易臣思凡事須辦於前臨期方免掣肘若將浙省存庫鹽院筆帖式等歸公贏餘項內照兩淮買穀之例借動銀十萬兩遴委幹員於七八月內起程前赴四川地方買米令彼處地方官稽察價值沿途催運船隻則十月冬收之時即可買齊年

內陸續運到彼時再為酌定如閩中米貴則可知會閩省委員領運赴彼平糶解價還項若閩米已足則就於浙省存貯俟春月青黃不接之時分發米少州縣量減糶賣接濟民食除將原本歸還司庫外所有贏餘據實

奏明亦可為地方修理城垣等項緊要公事之助設或川省米價亦昂則將解去之項暫存彼庫賤時再買因時變通在川民既可得價以資用度而閩

浙食米不致缺乏即湖廣江西兩處民人亦不能以江浙撥運致長彼處米價藉口稱說庶幾可以

仰慰

皇上宵旰憂勤籌畫民生之至意可否於本年試行一次再圖將來常行辦理之計臣未敢擅專伏乞

籌計甚善速行具題可也

聖明指示欽遵為此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覆奏海洋情形事竊臣因浙省濵海要區於抵任後即遣人密探沿海一帶及大嵐四明山等處地方近日頗屬安靜惟每年夏至後南風盛發更宜加意防範誠恐各口隘偷放米穀出洋關係甚鉅自當不時稽查又因今年春月漁期天氣稍寒出魚頗少慮有採捕失利搶奪生事之輩亦未可定臣前已咨會提鎮并嚴飭各協營勤督兵船加

放米出洋一節亟宜嚴行查禁地方各官積玩已久蓋
謹哨巡並於口岸出入處所責令文武官弁實力
實力奉行者甚少前於張楷赴任時亦經諄諄飭諭毋
盤查不許賄放米穀出洋查出立即叅究庶不敢
以此為易事而泛常視之
怠忽從事其江南之盡山花鳥洋面與浙屬之下
八山羊衢等山接界從前因有匪船往來聚散彼
此隱射躲藏兩省官兵設有每月會哨之法日久
朕聞會哨之舉尚不為廢弛
漸弛臣俟督臣高其倬到日面商善處之策酌量
而行又臣在京曾面
奏聞得臺灣之外尚有一處地方為匪類聚集之所

今細詢素知洋務之人皆云海島雖有俱在外洋
外洋洲嶼固屬星羅碁布但皆係小島不聞有大局面
深山係生番所居不容內船到彼其中虛實未有
堪以容衆之所
確見但從不輕出生事等語尚容留心再加訪明
至浙洋有一玉環山係台州太平縣溫州樂清縣
交界僻在海外隔內洋數十里其中山大地廣且
煎鹽處則固有之正因若輩需米所以偷販者多
有漲出沙灘可以煎鹽康熙元年以海氛未靖久
行遷遣自海界展復以後多有借開墾為名潛入
此地者又有網船常在彼處搭蓬打魚前督臣滿

保以地隔海汊防範難周若聽開墾必須增營設兵利少害多屢經禁止時常驅逐然愚民於利之所在未能盡除近日又有聚集開墾煎鹽之人臣現在照案飭禁驅逐蓋因海洋不同內地防範不得不嚴一經聽墾則遠方游民聞風而來人數日多姦良混雜即目前無事恐貽日後之患況人心貪利朝遂暮回即派撥遊巡弁兵不過一月半月到彼一次兵回則仍然如故且滋不肖弁兵私得

海防除嚴之一字餘無良策諒來亦未必有大可墾藝處

實屬無益陋規通同容隱之弊亦非長策臣再三思維欲會
同督提二臣委文武大員到彼細加查勘如果設
營增戍不難防禦而地土所出足供經費既可利
如果有膏原沃壤可以廣開阡陌乃極美之事第恐未
益小民又於海濱增一籓籬當再為酌定奏
必朕前此未之聞也
聞否則即同督提從長計議作何派撥兵船常川巡查
實力嚴禁務期一勞永逸以杜後患方為妥便再
臣前有差往福建押運樟木之委官錢塘縣典史
閻漢英近日回浙稟稱所造天津戰船將已完工

赴日駕送臣面詢談典史一路年景海道情形據稱在閩聞得彼地傳言浙江温州洋面有賊船行刦白塘客人官兵救護被傷數名等語臣不勝駭異查本年浙洋止有漁船二隻被刦報案現在照
例防事件安保其無查明衆出不為容隱即可以
類此跡查衆跡防內有一案之賊即經官兵在洋拏獲
告無過矣此外浙省文武並無詳報而浙地亦無傳聞之信是否實情或非係浙洋在兩省交接之處彼此推卸均有關係已經羽檄飛行温台二處道府各官
當如是確訪嚴稽庶無脫漏之失

密查如果確實立即嚴參外臣既有所聞雖無實
據何敢好隱諱合併附摺
奏明謹
奏
濱海各情形覽奏俱悉王一導爾經面奏其行止朕亦
曾降諭命爾試看觀其人猶在可用之列然既與爾氣
味不投未免彼此稍有芥蒂今欲將伊調用特諭知之
同日又

奏爲恭繳
硃批原摺事竊臣於第二次覆奏摺内有查出李維鈞
貪贓寄藏漸露緣由奉
皇上硃批世間竟有此等如鬼如蜮之人殊屬可笑爾
意須如何方不致令其漏網又奉
硃批論其寄頓之巧誠可謂狡兎三窟矣如此居心安
能昌盛今伊應賠各項纍纍將來勢必歸至本省在
爾處結案也欽此仰見

皇上睿鑒隱微量此等姦險惡人自為
上天所不佑
國法所難容將來發浙追補之日臣自當設法細查
但恐日久漸次知覺又生狡計詭謀難以測度懇
乞
聖明早降
諭旨將伊子李蔓革職發交臣處究追庶不令漏網又
據爾前奏原欲降旨發追偶爾遺忘今已諭內閣矣
臣請㨂補鹽院一摺奉

硃批浙鹽一事前旨雖云暫辦朕意實欲爾久遠經理

至不能兼顧時亦必爾舉保一人代替仍命總持其

大綱也欽此臣受

恩深重何敢辭勞憚瘁因巡撫事務過多較他處更難

而鹽政雖則稍簡恐兼顧不遑有誤本任故於聞

命之時即為懇

奏乃蒙

皇上信任若此又值現在掣鹽奏銷之時敢不竭盡心

力暫為辦理第思鹽院一官非撫臣屬轄必得才守兼優方克稱職查張坦麟頗屬人地相宜將來兩淮運使得人或可改放臣亦可保其無虞再查
朕謂爾另舉幹員以董其事此兩人現任運使何須薦
陳時夏亦可勝任謹將臣所知舉出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所有奉到
達耶
硃批奏摺合并恭繳謹
奏
覽

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亟請揀發人員以備臨時需用事竊臣自到浙

省以來恪遵

聖訓夙夜凛惕惟以熟悉民情詳察官吏為要然不敢

輕據傳聞遂執臆見致有所誤故抵任半年有餘

未嘗循入境之例驟加叅斥亦未敢冒昧保薦一

人非臣故為游移實見浙省事冗賦繁民刁俗悍

以塞責若似乎不如是則不稱職然者豈顧聞見未確

動則錢糧掛誤命盜叅䟽數年之中大吏屢易其

朕甚嘉汝此意大凡督撫革於抵任之初必叅官數員

人守令席不暇暖新舊之接替頻仍政事之紛更
或致屈抑汝能詳慎不妄糾劾極是
疊出竊恐叢脞慌惚之餘而速求激濁揚清之譽
未有不墮挾官誣詐之術而自蹈輕舉混施之咎
者也是以臣曲為懲訓先禁刁風後繩官吏於各
屬員中欲靜以察其才守設施之優劣並徐以俟
其改過遷善之能否此臣之所以未敢妄行舉劾
也今為時已踰半載彼才守之優劣與夫不肖者
之果能改過與否已皆稍有見聞大抵才力出衆

者少勉强供職者多而庸碌廢弛者亦不乏人臣

目下監試秋闈出場之後即屆

大計之期若仍不删除貪污以儆不肖薦拔廉幹以

鼓勵賢能何以勸懲僚屬整肅官方稍供封疆之

職以仰副

聖主之恩乎至今歳

計典應否舉行之處尚俟督臣高其倬會核外但浙

省即或暫停亦有去取將來必至乏員若非預為

奏請恐臨期更替需人惟憑成例委署非地限於寫遠而顧此失彼即才絀於兼攝而繁劇兩誤除臣原有

奏帶族兄李錫爵不便議補浙省員缺外止有刑部郎中朱倫瀚雲南教官尹魯竝解任候補原任嘉興府知府江承玠與革職浙撫黄叔琳所帶候補知縣楊世照共四員未經

題補實不敷用伏乞

皇上俯念地方需才為重
恩准於記名人員內再揀發知府二員同知通判各二
候揀選發往
員知縣十員並懇
敕部令其早至浙省使臣得以預試其才然後因地制
宜臨時酌用庶政務人才兩得裨益矣謹
奏
浙省事務因爾力可維持原未曾賜與優等之員擇才
具可觀者俱發往他省矣

近日始聞王一導乃係不堪小人趨奉隆科多恃為城社前任部曹時聲名甚屬平常云云似此一無足惜任爾去取可也

同日又

奏為陳明省會情形事竊惟杭州一郡乃水陸通衢城郭寬廣居民稠密自北關至江頭聯絡三十餘里旗漢雜處匪類易於隱藏歷有放火乘機搶刦之輩延燒輙至千百家甚且一月數次乃省會第

一大患也其次則竊盜逃犯之打詐扒兒手白日撞之鼠偷各分地方為害不一臣抵任之初即會同將軍鄂彌達熟商彼此嚴禁之法留心查拏安插幾盡邇來火災漸少頗得寧謐但在省各大員積習相沿於此等事歷來多不過問一切惟推兩縣即兩縣或有幹員而官卑權輕限於上司掣肘率歸廢弛惟前杭州府魏定國在任稍能留心地方臣尚倚為臂指自彼陞轉去後李慎修接任則

李慎修已調回矣更非昔比即如浙省向有丁歸糧辦一事業經均攤將安乃有田多丁少之土棍蠱惑百餘人齊集巡撫衙門喊叫攔阻攤丁彼時法海驚慌失措即令官員勸散暫緩均攤之議及後又被有丁無田情願均攤者窺破伎倆復聚集鄉民圍轅吵鬧更甚又有一班門面丁差亦為效尤從此開端聚衆更迭而起毫無忌憚仁錢二縣遂分為六起動則打街罷市後兩司護理撫印以及福敏在浙仍常

聚閙不已及臣抵任未幾羣黨即以此事紛紛來
控遂經批司查議杳無回覆只得出示開導招集
城鄉老民面諭著令聽候編審務使均平不致偏
累遂欣然樂從無復纒擾忽於七月二十八九兩
日乘鄉試人衆又出有劣惡金濟路暗中雇出土
棍閻尚德等復挾故智聚衆進城閙至錢塘縣堂
因知縣秦炌初任未諳不能開慰遂將沿街舖面
拋擲瓦泥勒令罷市及臣聞知即令杭府李慎修

率領仁錢二縣衮嘱以辦理之法而該守與秦炌竟手足無措不能驅逐惟仁和百十人一見本官隨即散去而在省司道乃若不知者然臣只得令杭協副將李燦協同署仁和縣張坦熊諭以利害押令錢塘棍徒出城始得解散此事若不將首惡分别懲創則十一郡貢監劣衿俱在省下場從今愈長聚衆挾官之惡風為害非細且慎修之誤事尚不止此即臣遣役拏獲扒手竊賊業經録供起

贓之犯發府究緝夥類乃遲至數日之後臣面見

詢及尚云未及細看等語伊雖抵任未久一事不

諳首府為諸郡表率安所賴之查嘉興府喬世臣此人原

好

乃同李慎修一時揀選之人其賢否竟有天淵之

別世臣雖亦履任無幾不但才守皆有可觀而臣

所委辦之事無一不勝任愉快若浙地有此數人

何患不治臣與該守素不相識無所容其偏私但

不敢隱人之善欲請改調省會則嘉興一郡又係

刁健賊藪本身職任雖非艱鉅奈屬縣之累甚於杭府故不敢請今有台州府趙資告病員缺雖係濱海非甚衝繁李慎修似可勉強勝任再衢州府靳樹德現在進京引

台州府缺已將楊滙補授雖屬少年而才具可用但恐氣質未純耳姑試用看至於操守一節朕可保之

庸平材器

見若或開出此缺以慎修補用更屬相宜懇乞

現無深知好員俟得八時用來朱倫翰如能勝杭郡之任即具疏題補與汝同城相近料應合宜

皇上先賜揀選記名知府一員補授杭州庶要地不致貽誤抑或就近將郎中朱倫瀚令其暫署以觀後效臣亦得指示辦理或可稍分煩勞未敢擅專伏

候

皇上諭旨遵行再查台州府趙賓雖因病告休業已具

題但該員居官謹慎頗不避嫌止因伊兩子相繼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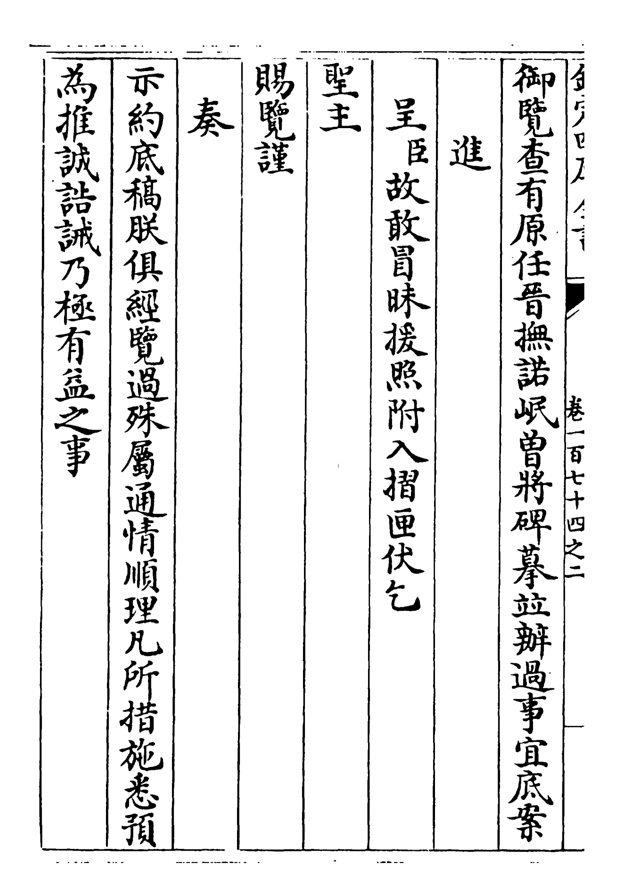
殞傷痛過甚以致精力衰弱恐誤地方是以請休

委無大病或可以京員改用尚堪稱職合並聲明

為此據實上

聞所有臣從前因攤丁告示底稿并印刷勸息火災禁

約共二紙本不敢瀆呈



御覽查有原任晉撫諾岷曾將碑摹竝辦過事宜底案

進

呈臣故敢冒昧援照附入摺匣伏乞

聖主

賜覽謹

奏

示約底稿朕俱經覽過殊屬通情順理凡所措施悉預

為推誠誥誡乃極有益之事

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浙江廵撫臣李衞謹

奏為恭謝

天恩並繳

硃批原摺事本年九月十五日臣齎摺千總回杭捧到

皇上發回原摺一封逐事皆蒙

硃批明訓至精至悉使臣得以欽遵奉行不致遅疑惶

感誠如光天化日之下加以湛露和風臣即草木

亦知欣欣向榮敢不殫力竭愚以希仰答

鴻恩又蒙
賞頒荔枝自揣何人敢邀
優渥至此臣　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祇領訖所有感激微忱理合繕摺
奏謝並繳奉到
硃批奏摺伏乞
睿鑒謹
奏

覽奏謝知道了又摺奏帶徵折色二事甚屬允協已諭
部照所請行矣

同日又

奏為奏明海洋近日情形事竊臣因本年福建廣東
米貴時時以海洋宵小為慮嚴加防範五月間拏
獲洋盜楊可英等洋面頗見安靜自臣入文闈後
八月初八等日連有商船六七隻在於台州等處
海洋被刦内有福建發浙效力之功加官張俊傑

告假搭船回閩被賊擄去據放回船戶供稱賊係福建廣東聲音張俊傑是閩人恐其認識首告根拏故此留住不放等語臣在閩中即嚴行各地方官緝捕并咨行提鎮各協營嚴督官兵連䑸會合毋分疆界盡力追捕據報獲有匪船審非刦擄功此案據高其倬亦經奏聞兵嚴督緝捕務獲加官等案之賊隨又移咨督臣并福建水師提鎮嚴行會哨擒拏續准督臣高其倬咨會現有浙江參將陳勇押運穀石赴閩事竣已委令駕坐原船

添派兵丁沿途搜捕追拏在案此項賊夥臣等自必嚴緝務獲不敢稍懈但水師員弁精熟洋面情形者各營不能多得其人臣甚為焦思除現在照例查叅疎防外合先

奏明至台温聯界之玉環山可否開墾一事臣已委温處道王斂福鎮海營叅將吕瑞麟會同勘明其中現有舊址形跡可墾之田約五六萬畝將來漸次尚可墾闢成田者亦約三四萬畝事關海疆防

事關創始壆闢當詳審斟酌為之
範巡查有無裨益臣不敢以一己之見冒昧定議
目今分晰數條移商督臣高其倬斟酌妥協再行
覆
奏請
旨外有浙江正主考臣陳萬策奏摺一封交臣附入摺
匣代
奏合併聲明謹
奏

知道了陳萬策原摺仍交還與伊

同日又

奏竊臣前准內閣行文奉

旨搜查李維鈞寄頓財產隨即欽遵密傳臣標守備閔賢面授應行事宜著令隨同嘉興府知府喬世臣前往逐細搜查去後據喬世臣等回稱先自嘉興王店鎮地方李蔓住所查拏竝無伊夫婦在內止有管事家人范元等搜追出器皿衣物田地房契

及現銀三千八百餘兩隨細詢范元供出李蔓夫婦現在桐鄉縣岳家潛藏其岳父係已故部郎汪森乃過嗣臺灣御史汪繼爆為子者隨押同范元等至汪姓住宅之旁另房一處内有門戸通連先止搜獲金飾衣器並現銀三千餘兩仍不見李蔓之面及將幼婢逐一誘訊其妻汪氏始行說出房後有埋藏銀一萬七千兩并嘉府城内汪森賠奩房宅一所亦有埋藏銀三萬兩俱經掘出共有現

銀五萬餘兩多係元寶且鑿有直隷縣名業經該
府報明貯庫在案及後汪姓見事已敗露勢難隱
匿方將李蔓放出路遇府差拏獲伊岳母汪黄氏
自揣寄頓之贓尚多恐被别人供出彼此商同設
法掩飾隨借稱幫女名色又呈出銀二萬兩臣細
思李蔓既久在伊岳家謀為安宅且已起有埋藏
多銀可知寄頓必不止此自應根查復訊據范元
等供伊主尚有汪姓當鋪存貯本銀三萬兩又據

李蔓供稱其父李維鈞於岳家相好至親平素陸續寄頓約有二十萬兩等語臣若據此嚴追汪姓必以臣為有意刻入遂出示曉諭凡有寄頓之家令其自首如不肯說出再照李蔓等所供根究續據汪繼熼之子汪廷英赴臣衙門呈稟大概云伊父原受汪森絕産當舖四座據帳内所開本銀共二十四萬兩内實有存李姓銀六萬兩緣其繼祖汪森止有此女故爾相依留住在家今若止將此

六萬兩首出則李維鈞姦猾異常將來必多為報出以汪姓搪塞結案反將別處寄頓者留作後來餘步今情願將所受繼祖絕產連所寄銀共二十四萬兩一併報出陸續交庫備公庶免受維鈞父子後累其餘別宗之贓懇乞另為追究本身等語

臣思汪姓雖係情虛借題然既首出如許似應免其深求如變價不及原數再於汪廷英名下補足此外尚有查出田地共二千餘畝住房三所租房

約共二百六十餘間前後合算搜獲并報出者約計共有三十四五萬兩其他處寄頓之物非得李蔓確供未便分追查李蔓尚有膺生職銜非參革

傳云謡人富謂之殃斯言信哉殊不料李維鈞妾贓乃至如許令天下知之亦足見國憲處分之當

難以研訊容臣再為另疏具題但未免結怨於衆惟賴聖明在上自有洞鑒臣何敢稍有畏嫌瞻徇上負皇恩也所有搜獲李維鈞贓產及現今所得首報各緣由謹先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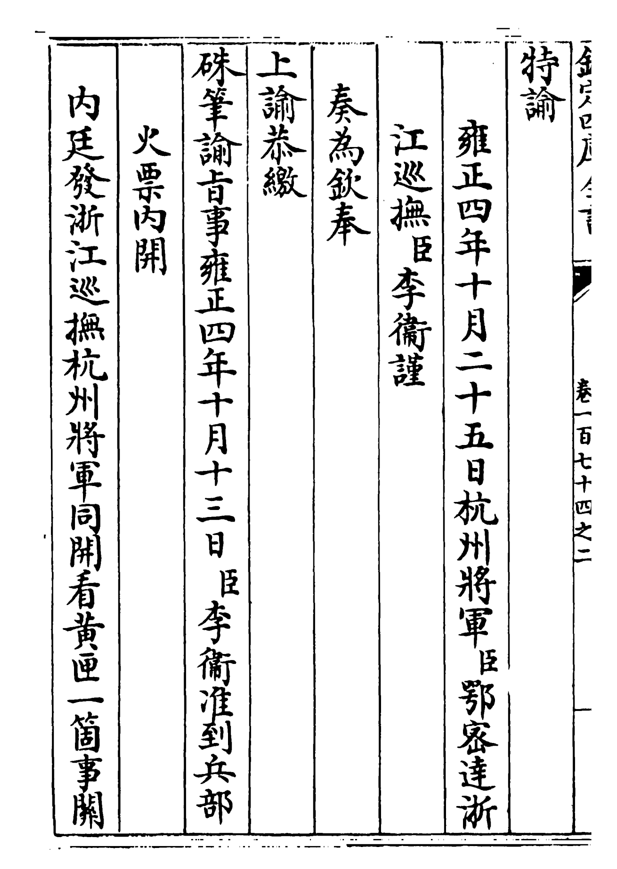
何待此時方慮結怨於衆耶於一切處但秉公執法而行平安二字朕為汝可操左券

聞謹

奏

覽

諭浙江將軍鄂寧達巡撫李衛知悉爾等接到諭旨鄂寧達立委副都統傅森李衛選差可信屬官一同星速馳至查嗣庭家將所有一應字蹟并其鈔録書本盡行搜出封固送部搜查之時即墻壁窟穴中亦必詳檢無遺倘致透漏風聲伊家得以預行藏匿惟於爾等是問



特諭

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杭州將軍臣鄂彌達浙

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欽奉

上諭恭繳

硃筆諭旨事雍正四年十月十三日臣李衛准到兵部

火票內開

內廷發浙江巡撫杭州將軍同開看黃匣一箇事關

緊要相應馬上飛遞該衙門交投等因臣李衛隨即密行知會臣鄂密達公同望

闕叩頭啓封默讀

皇上硃筆密旨臣鄂密達即調副都統傅森臣李衛即令刑部額外郎中朱倫瀚杭協副將李燦會同一處密將

旨意備細傳令遵行去後隨於十六日據傅森等回稱當於十三日密帶兵役連夜前往海寧縣帶令知

縣鍾維揹領路星速同往於十四日到海汾橋地方查嗣庭家所居週圍水蕩止有西鄰房舍數間其附近河下泊有尖頭船三隻即一面將船隻看守一面將嗣庭住宅前後左右分遣防範入其宅內隨將合家大小分別男女各令關閉空屋之內即於一切房屋逐間細加搜撿凡箱籠橱櫃以及抽桌木匣紙卷包裹瓶甕等類盡數開看牀橱四圍悉行照遍遇有地板房屋磚板俱經揭起其墻

壁地面凡有可疑之處俱行拆掘所有堆貯書屋
并擱放橱櫃等處字跡書本俱搜集一處令親身
所帶之人看守次日即將押住船內起出包箱公
同一一開看其男女衣服行李等類逐件翻尋訖
仍恐前次內外搜檢或有遺漏復又將從前所查
之處再加細搜并將包裹什物及狼藉抛棄一切
字紙盡行枓出收貯始將關閉人等放出除婦女
不問外當即訊據查嗣庭之子查澐查克上及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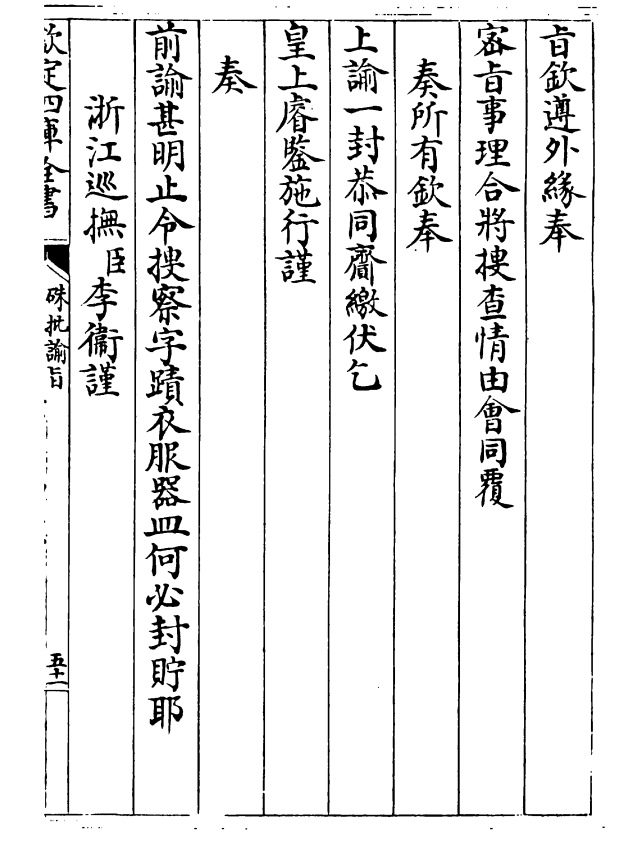
人夏連等供嗣庭於九月十三日在江西省城起身進京即著查澐帶同夏連於本日一同分路令其回海寧接取家眷上京居住於二十九日到家十月十二日在嘉興雇船三隻擇於十五日起身開行等語已經搜出十二日雇船文契三紙又再三追問查澐查克上等有無寄頓別處字跡書本同供並無隱匿寄頓查出甘罪等語其查嗣庭現住房屋以及衣服器皿外又於各處所見零碎銀

錢約共一百餘兩以上等項因未經奉行不便擅動止將搜出一切字跡書本盡數押送前來等情於十六日午後到省臣鄂容達隨將解到書籍暫行加封看守俟臣李衛於十八日武闈報竣公同點驗並派令駐防章京二人及因公在省知府五人一同將所搜書籍册本逐張一一細加揭看除刻板舊本通行之書及八股文章京報帋帳等類暫行開明封固交署杭州府徐有緯收貯外所有

一切字跡鈔録書本以及往來書札筆跡不論片紙零星凡有可查者盡數案加封固遵

旨解部再查奉到

諭旨内令將一應字跡鈔録書本搜出封固送部所有衣服器皿等類臣等未敢擅便仍交令海寧縣封貯原屋謹將字跡書本開造細册會差千總張永勝領催尼楞太齎解進京送交兵部并咨明將應發何部查收之處具奏請



旨欽遵外緣奉

寄旨事理合將搜查情由會同覆

奏所有欽奉

上諭一封恭同齎繳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前諭甚明止令搜察字蹟衣服器皿何必封貯耶

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事竊臣前入文闈時因台州等處海洋連有商船數隻被刦内有告假回閩功加官張俊傑被賊擄去隨星飛咨行閩浙督撫提鎮及各營縣會同嚴拏務獲已經繕摺奏

聞今接閩浙督臣高其倬字信知會被擄之張俊傑已經放回厦門據稱盜夥俱散歸各處隨經提臣藍廷珍押令認緝獲有要緊盜犯黄尾陳盛老二名

又接福建撫臣毛文銓字信知此案洋盜又經拏獲九名現在閩省嚴審追究夥盜窩家逐一捜拏等因臣查海洋若有成夥匪類則乘風往來飄忽洋面遇船肆刦失案即多至其飽贓之後即散夥潛歸內地隱藏此其故智然大抵廣東福建之人為多溫台次之惟有於初起時不可隱諱宜即咨會鄰省無分疆界一面於洋面派撥兵船上緊廵拏一面於內地實力訪緝如有出外初回踪跡詭

祕之人立拏根究則賊徒斷難逃遁今一夥匪類

連刦多船因追拏甚緊散夥遁回已在閩地就獲

十數賊人臣又於浙省各屬嚴行查拏訪緝據有

覔到蹤跡可疑之人并有温州營弁兵通同將船

隻私送出口與賊者現在飭審確實另

題外但恐内外洋面有山𡶶深處潛藏聚集為患匪

輕已令水師各營出汛分頭搜查務盡根株不使

漏網方可無虞總之海疆緊要臣自當與閩浙督

撫提鎮諸臣同心竭力時刻防範查拏以期宵小

潛蹤商漁安業仰副

皇上委任至意合將近日情形一并奏

聞伏乞

睿鑒謹

奏

覽奏知道了爾於地方各務精勤弗懈為朕所素信無

可多諭者勉之

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浙江巡撫臣李衛會同

福浙總督臣高其倬署理浙江提督印務定海鎮

總兵官臣張溥謹

奏為查覆浙洋玉環山情形敬陳末議恭請

聖訓遵行事竊臣李衛前因台州府屬太平縣及温州

府屬樂清縣之閒海濵不遠之處有一玉環山地

方遼闊海外無籍游民多潛其中私墾田畝刮土

煎鹽及網船漁人搭寮住居漸次混雜久必不寧

雖經禁逐仍恐朝驅暮回致釀後患即有撥兵遊
巡亦恐通同容隱會委大員查勘如果設兵增戍
可以防禦開墾地土足供經費另行奏
聞否則公商派撥兵船常川巡查等情先經
奏明在案茲據温處道王斂福鎮海營叅將呂瑞麟
勘覆繪圖前來臣等細查玉環山雖孤懸海面然
由彼而之內地各有港口西則由烏洋進蒲岐所
可至樂清縣地方西南則亦由烏洋直過黃花關

進盤石口可至温州府郡城惟西北則由楚門橫渡水面僅里許即登岸踰嶺直至太平縣地方其東南有黃坎二門出此則為外洋矣葢此山週圍約計七百餘里其中有楊嶴正嶴姚嶴三峽潭漁嶴塘洋墩等處皆寬平如砥約田三萬餘畝乃現在成田即可耕種者若聚族開墾尚可擴充五六萬畝總計墾田約可得十萬餘畝而土性肥饒又各嶴口有潮水浸灌成灘者尚可煎鹽且此地外

臨大海內近温台太平等處實為海疆諸郡之屏障洋面往來之要區況有山可以瞭遠海盜不能掩其形有口可以防查洋匪難以潛其跡查各處水師聞有洋盜而不能即至救護者多緣海潮退時船不能出待至潮漲賊已遠颺總由內地口岸遥遠賊艘風帆迅速追獲維艱職此故耳若設兵此山由其黄坎二門出哨追賊則無遠莫能及之慮矣此玉環山之外內情形也從前督撫諸臣非

不見及於此而究未議作何保安者一則恐外來
認墾之徒姦良莫辨一則恐墾熟之日私米下海
一則恐添設官員所費不貲故也今臣等愚見現
在浙省生齒日繁有人多地少之勢莫若以本省
近地之民或有家室而願往者或雖無家室而有
親族的保者皆由該地方官召募取結給照方准
往墾到彼仍嚴行保甲連環編牌稽查窩隱其他
閩廣無籍之人概不收録則姦良不難分晰矣至

其所收米穀若慮出洋私賣亦有變通之法賦稅不徵條銀止令輸納租米所餘除留為食用外俱令由口岸汛地稟明給照止許往温郡樂清太平地方運賣並將黃坎二門隘口設汛嚴防顆粒不許入海則私賣之弊可除兵至於添設文武經費之處臣等亦為熟籌查玉環山實海口門戶此處一設官兵則内地亦可以資藩籬其不甚衝要處所原額官兵不妨通融稍減就近酌量抽撥即有

不足添亦無須過多文職須撥同知一員管理詞
訟徵比糧租給散兵米省出内地米價亦可添餉
再設巡檢一員以聽巡查差遣武職則調游擊一
員守備水陸各一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丁八
百名内將一半分防玉環山陸路隘口其餘一半
分汛水師巡哨洋面除出汛大船於温黄二鎮量
為移撥外其哨船惟擇靈便式樣毋徒濶大耗費
所需俸餉無甚增設再於山口開濬船路便於出

入至其官署營房查取臨近深山樹木可以備用
惟工匠人夫飯食哨船等項俟果定添設之議確
估所需若干或於關稅贏餘銀兩內動支應用諒
不致有靡費之處此雖設官添兵不過調遣料理
稍費人力原非大為更張臣等誠為籌固地方起
見未識有當與否如蒙
俞允另當分晰確估具
題請

旨謹此會摺先行奏

聞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興自然之利美事也安無藉之民善政也能如是方不愧封疆之寄汝之秉心立行原屬不凡勉之第聞汝因過勞吐血此則大謬嗣後慎勿復爾諸凡量力而為不可勉强若不謹遵諭旨即為違負朕恩目今天下督撫

諸臣中朕所最關切者鄂爾泰田文鏡李衛三人耳勉

之密之

浙江巡撫臣李衛會同福浙總督臣高其倬謹

奏為敬陳湖屬三邑條糧情由恭候

睿鑒事竊查浙省湖州府屬之歸烏徳三縣條糧內有

從前加派浮糧一事於臣李衛初到任時即據士

民具呈請予

題減臣見事關額賦豈可市恵沽名即經批飭已非

一次迨六月間督臣高其倬赴任經由浙省亦據士民環籲臣等隨經面商留心容查未敢率請詎今八月初旬開期放告疊據紛紛呈稟不一而足閲其情詞大略僉云湖州一郡共轄一州六縣如安吉孝豐武康長興四州縣止共完條截銀一十六萬六百一十二兩零漕白南米止八萬一千八百四石零惟歸安烏程德清三縣田地山蕩畝數較安吉等四州縣甚少而條截銀則共有三十二

萬九千三十五兩零漕白南米亦共有三十一萬五百一十石零輕重懸殊皆始於元末時三邑同江南蘇松地方為張士誠所據與故明相拒十年始平以致照依蘇松將條糧一體加重每畝田糧較之蘇松尚多釐合豐年輸納之外已餘無幾一遇旱澇手足無措艱苦已非一日今幸

聖天子撫恤窮黎於南昌蘇松皆破格

施仁各予減輕獨歸烏德三邑同困浮糧蓋因地居浙

西僻壤下情未由上達今呈懇代
題請減內如條銀有關
國帑白糧乃係
上供南米又屬兵餉不敢遽爲懇請若漕糧一項雖係
解京備儲而太倉陳積似未必藉此三邑浮糧以
爲盈絀止求援順治十一年減徵袁州浮額係照
鄰邑新喻縣上則田徵收之例今歸烏德三邑漕
糧亦懇照同府鄰邑長興縣上則田漕米輸納除

白糧灰石孤貧等糧之外原共漕米二十三萬石零今儻得減去漕糧約八九萬石則三縣糧米不特民力咸舒正課易納且可修造糧艘百十餘隻之錢糧又可省每年百十餘船之負重行月等銀每船七十一兩零又行月等米每船六十三石暨蘆席楞木等項俱可節減充餉再其中漕截銀兩一項亦始於從前津帖里長解銀潤濕之需今每百石現徵銀三十四兩七錢原係給軍運米之項

今正米若蒙
恩減此宗給軍截銀並請隨漕減免則億兆蒼生咸沾
雨露等情前來臣等以久定賦額不敢遽請雖屢經批
飭緣輿情激切又不敢為之壅抑謹密以奏
聞倘蒙
俞允
恩綸特沛庶一方黎赤均得仰戴
堯天普被生成矣或另須具本

題請伏候
聖主批諭或以漕糧重務不應輕議統求
聖恩訓示為此合詞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朕因一二惡逆之徒背負國家欲將浙人積習痛加懲
戒前經須降嚴諭目下豈便特沛殊恩此浮糧一事係

朕所稔悉者

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報明臣前任經手錫廠變價歸清事竊臣向在滇省接管箇舊廠收有原存課錫並追出虧欠及臣新收錫斤奏銷報部行令即著變價交庫因勒限嚴切邊省無富商大賈一時難以變完當經詳

明雲南督撫

題請委官發給鹽務羸餘銀兩作為水旱脚費運至

杭州等處將新舊錫斤變價歸還原項如有多餘
以充公用等因部覆奉
旨准行在案於臣未離滇省之前俱已陸續發運在路
今於本年六月間有原委押運之建水州吏目張
元燦到杭帶錫九十七票零臣即面詢其雲南押
運巡檢周國忠所領錫斤據稱因路過廣西南寧
府等處見有微利隨時賣完將課項解回嗣又接
到雲南署藩司江芑寄覆臣信彼處已經收明錫

課銀一萬六千七百一十六兩零交貯藩庫訖而
吏目張元燦所運者因見南寧不能多銷仍解來
杭不意被桂林府知府王沛閩驗明牌文仍復捐
勒月餘硬將官錫留下一萬二千五百七斤零抵
作土稅銀七百三十五兩零方准放過故此稽遲
今始到浙等語臣隨行司飭縣分發各行照時價
變課至十月終俱已售完現在陸續收獲暫行寄
庫不日起解除一應傾銷折色并回滇沿路脚費

又淨獲紋銀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一兩零以上二項共變課銀三萬一千五百八兩零除歸還原領廠課額定錫價本銀并應補借動鹽務贏餘脚費等項銀兩外實淨獲利銀七千五十一兩零相應奏明交與雲南藩庫充公但查廣西土稅彼時未必盡數歸公似不便聽其侵蝕應否將扣存官錫准明摺奏原奏飭行變解應叙臣行文令其變價自行解滇充餉庶可以稍抵其愆此外尚有臣在雲南交盤錫務時因有廠戶缺

本誤課曽陸續接濟工本候煎出照時還錫存貯
乗貴變價不無餘利并臨行所收票税及聚零合
總除正項及加增銀兩俱經交明接辦之員仍有
前項額外多出　臣應得羨餘未帶銀三千一百六
十兩零因正錫發運杭州是以將此宗銀兩當經
用印文移交糧道厰庫存貯即於咨文内聲明俟
錫課變完之日再為統算故未歸於　臣司道兩任
贏餘項下造報隨經稟明督撫諸臣訖今正課餘

銀俱已全清臣當移行雲南將前項銀兩並存藩庫歸公此外仍有江芑接受厰務時將臣已收錫䂍折銀二百一十一兩有奇錯算撥去雖屬無幾皆係錫厰所餘者以上四項共該多出銀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七兩零相應一併充餉除行文雲南聽候奏銷造冊報部緣係臣經手未了之事故雖離滇省又在浙江辦完不得不分晰

奏明更有異聞者臣向在滇省查出原任雲南永平

縣卓異令馮慶長從前承辦軍需將所存草豆賣價侭分一事當經詳明督撫咨行山東馮慶長本任追還於臣起身後該員已在東撫請咨差役如數解銀到滇不意督臣楊名時以慶長係伊薦舉門生遂改變前案不令交庫後知衆論未服方趕回解役止將一半收貯其餘之銀仍行給還置錢糧於不問又同臬司江芑各出現銀數千兩代已叅順寧府范溥包賠本任内虧空倉穀等項共銀

一萬有奇則錢局通同花用數萬之多必非無因況范溥妄費之徒產業蕭條鑄務虧空甚鉅將來
可將此事之前後情弊備細聲明不書名銜繕就一摺庫帑終成虛懸即置之重罪究屬無益今院司既
齋來以便發交鄂爾泰查究
肯甘心代賠范溥本任之虧空其局內錢糧係巡撫專政而江芑稽查出入者獨可於參後置之不問乎似應亦照㨾着落一併分賠以為朋比徇庇者戒臣雖曾為名時屬員但不忍聞其欺罔若是
楊名時近來似覺昏憒屢次奏摺甚不合宜經朕加責且伊偏徇之處尚多不敢逐件瑣陳即江芑臣亦

曽保薦一次均未便營私為之隠諱合並據實附

批飭候繳回時發來汝看

奏伏乞

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具此一派真誠詢可謂同心合德之封疆大臣也朕不

勝嘉許而兼慶幸惟務慎密為要

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浙江廵撫臣李衛謹

奏為恭謝

天恩呈繳

御批事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前差進摺把總

齎捧

皇上恩賞哈密瓜一圓并欽奉

御批臣原奏摺匣到杭臣隨出郭跪迎至署恭設香案

敬謹開讀望

闕叩頭謝

恩訖伏念臣荷蒙

皇上洪恩頒賞稠疊感激難名茲當長至良辰普天忭
舞適奉珍奇
寵錫舉室歡騰
聖主之宸眷愈隆微臣之惶愧愈甚報稱非易夙夜難
安又浙省分年帶徵紅白折色二事臣仰體
皇上恤民至意冒昧具摺
奏請
聖示荷蒙

特旨俞允沛澤自天沾
恩率土跪讀之下頂戴實深在臣原摺未回之先已於
本月二十三日接准部文隨即飛行各屬作速欽
遵料理一面出示遍行曉諭宣布
皇上格外深仁萬民交感歡聲如雷已據近省郡縣士
民赴臣衙門呈請代
題謝悃其遠處亦皆紛紛具詳現俟彙齊具疏以伸
億萬輿情抑臣更有懇者杭州將軍鄂密達已經

赴京

陛見但省會緊要各旗官兵人等近遵約束頗守紀律

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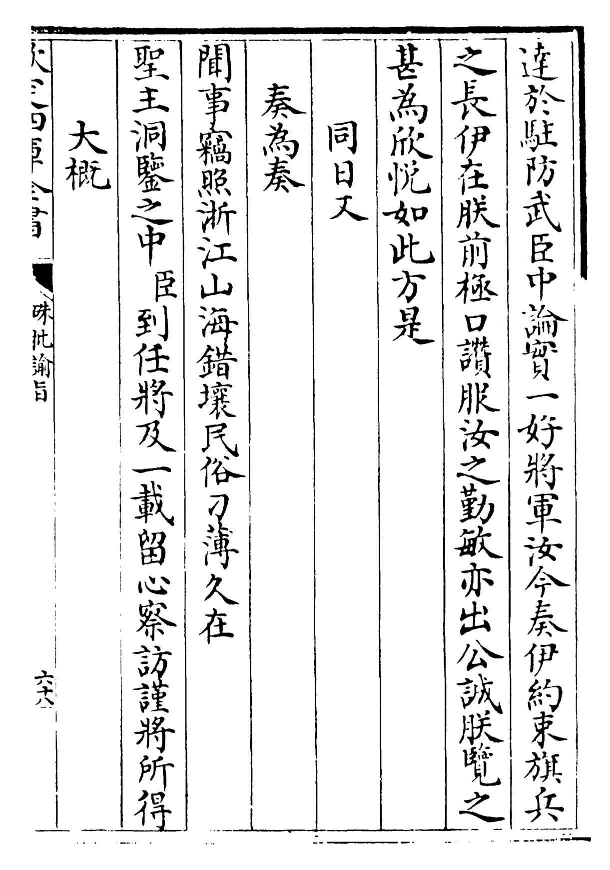
皇上早令回浙俾得彈壓整頓則地方寧謐更沐

天恩靡旣矣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恭繳謹

奏

盡心奉職之人同城共事焉有不彼此相惜之理鄂容



逵於駐防武臣中論實一好將軍汝今奏伊約束旗兵之長伊在朕前極口讚服汝之勤敏亦出公誠朕覽之甚為欣悅如此方是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浙江山海錯壤民俗刁薄久在

聖主洞鑒之中　臣到任將及一載留心察訪謹將所得

大概

奏陳

聖覽臣於未到浙江之前初以為紹興府屬刁惡甲於
天下次則杭嘉湖也今細加體察乃知竟有不盡
然者如紹興一府所屬各縣人民凡有黠才能事
之輩多不肯安居本籍俱遠出在外其在本地土
著大抵無他技能故紹屬刁風遠不及於嘉湖至
於杭州府所屬惟省城海寧二處人情輕浮好事
健訟不安本分懸虛捏謊刻薄妄誕而省會五方

雜處奸良不一然俗稱杭城人名曰阿獃即欲為惡有始無終其性畏法而不懷德故雖屬澆漓尚易懲治此外屬縣竟有淳樸鄉愚怕事者乃杭紹二府屬之情形也其嘉湖所屬除安吉州孝豐武康二縣稍可其餘則皆習尚囂凌人心刁詐貪利忘義打降生事窩盜為匪更多刀筆自雄動輙駕虛誣告變幻百出不能枚舉實屬難治之區其次則金華府地方多係山蠻冥頑村野每有鳴鑼聚

衆健訟好鬬之事亦屬難化再其次則寧波温台
三府地當濵海閩人雜居而處州在萬山之内此
四處所屬刁風亦盛姦匪易藏然其中淳頑不等
間有山僻之縣民情强悍健訟而村樸無能安分
自守者居多若得好官仍可整頓惟嚴衢二府所
屬民情樸實風俗勤儉頗稱易治大抵通省最難
此種惡習向日朕即知之據鄂容達亦經
除之害莫過於訟師凡兩造爭控必各請主謀之
奏聞况近思所陳十款内復有此條是用特諭革除奉
人又有劈空插入扛幫教唆以致無知愚氓尊之

到部文之後可嚴訪痛懲以示儆

若師靠之如山指東不敢向西及至審虛問其主使者斷不肯說出願甘受刑死而無悔即或發覺訪拏到官皆不敢告訐其惡恐過後復仇之故耳此輩非劣衿即革蠹或土棍稍能識字好事之人種種不一惟武舉武生更甚臣自抵任以來每於此處留心察查令各府州縣凡有審虛之事必按律反坐並訪其扛幫訟師不許漏網至鳴鑼傳單聚衆者斷不輕恕近來逢臣放告之期僅有詞狀

數十紙較之今春動則數百已少幾倍矣其各衙門書辦舞弊作姦更甚於六部第一是藩司衙門南新關嘉湖二府屬及各衛所皆敢於有為胥不畏死之徒其次則臬司糧鹽二道北新關金華府屬弊竇亦甚至臣巡撫鹽政兩衙門並寧溫二道以下各府州縣書辦均能作弊尚畏重法最可恨者錢糧數目從不肯清楚有意致成牽混糢糊偷藏簿冊以便就中侵蝕將多改少暗中朋分上下

連結交相朦混但凡知縣才短智昏者罷官之日必至作成虧空甚則盈千纍萬不但上司不知其故即本人亦俛首認罪而莫能自解更可駭異者於佟吉圖將解任之前有一領憑吏目係紹興山陰人佘尚志被藩司書辦苛索不已致令自盡查其本府縣書辦亦有勒索使費者此事現在嚴審

浙江風俗刁詐天下共見共知朕信爾必能實心整飭

臣於近今稍知大概設法查拏究追實據立意剪

故命往撫治所慮者一人之精力有限衆多之勞恐難除其弊但歷來固結過深難以一時敗露未知果

勝
耳據汝之揭誠報效而論勞固不惜恩亦何靳第於
能得以振刷與否此浙江通省刁惡風俗之大畧
朕
心則有所不忍所以既有前番振刷之特諭又繼以
也再本年秋間海洋屢有商船被刼經臣具
覲
風使之建設如此不但力可減半即奉行稍嚴與論
奏竝督臣高其倬
亦
必有不得已之原諒也其體朕愛汝之意殫竭為之
題參在紫近接高其倬毛文銓咨文并字信皆係大
至
若過勞吐血則屬大誤仍遵在滇所奉之旨切戒煩
彩閩人出洋連刼已陸續緝獲審實四十餘名內
蹀
量力循序毋得稍涉强勉若不如是即為負朕恩遇
有溫州地方窩家黃輝昭亦就近一并拏獲惟賊
矣
謹誌勿違
首要犯陳尾乳名陳會者雖逃往廣東尚可追蹤
根擒不日解浙歸案審

題目下海面頗靜今近歲暮臣等仍當同心協力彼
此加意防範務期寧謐不敢上廑
聖懷再浙省辦事之員舊人無多臣前保送桐廬令張
坦熊久任浙地頗稱熟練該員賢否一經
聖鑒自必洞悉如其堪用仍懇
皇上發回浙省辦事使臣得收指臂之效感荷
天恩無涯矣謹
奏

好
觀此人似屬迂懦未失秉彝之良耳不過中平才具仍
發回與汝以緊要州縣缺補用

覽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二